

學 匯

第 一 百 九 十 五 期

學 匯

日 四 十 月 五 年 三 十 二 百 九 千 一

巴 士 阿 拉 (續)

黑 人 路 乃 尼 爾 著
老 梅 轉 譯

六、犧牲者過來的時候，突然飛出來。甚麼話不講。按倒在地面上，扼住咽喉，用爪和碎石片、亂搔割，像豹子一般，切斷了他的脛血管，由是更做豹。手切開手，足切開右足。就完了。

巴士阿拉，這樣他想了，比裝真古衣，也是這樣謀算了！阿！這樣地二個親友中將有一個成屍的光景，真是可驚的壯觀吧！

父親呵！你老人家一個人是怎樣的呵！

沒福的，只有我們這些人呵！

我們，羨慕你老人家都哭了呵！

巴士阿拉，指揮教操起來！

四五個奴隸，把瘦削的身軀，抬到一燕席上，凄慘的笛音，在埋葬歌中間淡淡地響

着了。

巴士阿拉的父親呵！

我們把你老人家，

伴到這新家來了！

★ 在地獄國裡生活，

千萬休要後悔呢！

你老人家比誰也強呵！

★ 你飽食，

咽喉滿了，你常飲！

因為有這樣幸福呵！

萬事豫備停當，都集會到將埋葬的墳墓周圍了。此墓，選擇在離最後住的土地不遠的場所。

有兩個圓大深穴是合併掘的，穴的內部，在地下相通着，這就是墓叫！

死骸降於其中一穴內，這時已經有一個奴隸，鑽進穴中去了，於是把通過地下的洞廊，由要向黃泉國旅行去的死者兩脚，好好地並起來，然後出穴。

這樣地巴士阿拉的父親，安臥在地下了！他尚且應該是睡眠的！是一種不斷睡眠吧！

於移進屍上體的穴，塞埋木片，於死者兩脚並的隙穴，填着土。

在他，對於濕土的重。怕也沒有甚麼碰觸的感覺吧！因為他已經睡着了……頭一方面，疊起許多木片，怕他不曉得吧！因為他已經閉合眼臉永久不開了！

在這些枯木上，又蓋一層席，席上又填土，在土上大家都用脚踏起來，

這些事，他也不曉得吧！因為他已經就了永眠了！這樣地埋葬畢了，在路邊的土上面，明知是無益的事，且擺着死者生前的被褥，衣服，生前愛用的鍋，安樂椅子，烟草等的東西，這不過是因為想這些東西尚中用於死後生活吧了！

女 未完

民衆藝術論

(續)

羅曼羅蘭原著
老梅翻譯

第一編 過去的劇

六，劇和講談

我不知這些下等角色，是好的壞。但是確乎是比較惡劣的，就于使藝術適應平民的知識程度講，却見遺注意使聽衆不滿足，有欺人的說明，這樣事情，不大大要緊，但對待小孩那樣事，平民最是討厭不滿的。表示紳士講談，降到平民亦華的保護者寬大，平民要怒了，還是些講談的普通缺點。在講談，聽衆的必像學步功的小孩一般，然於戲劇，是使公衆自步，使自己試走第一步，是最有効的。戲劇，是活例，是不能抵抗的。傳染的實例。戲劇，爲奇裝所包，戲劇能使公衆作舞臺主人公繼續投身於大活動的戰場。公衆成爲舞臺的人們，且有政爭的大雄辯家。能生這樣效果，講演決不能有這種事。講演，是隔對面而訴，於感覺的，訴於理知，恐懼體力，愚蠢的性弱，和這反對我們定要把能作文明支柱的貴重物質力，使其豐富平民的體力，戲劇的優越處，在能牢捉本能，而刺之於胸中，自然使人類逆其天性，而依理性力完成的東西，也好。不如直接訴於其天性，更好。何則？所謂真偉人，是不想自己偉大的事，一味寬大而強毅，完全天真活潑的自性偉人。

平民講談的過渡効用，吾人也承認。在今日是有力的。一種藝術傳道，小演說的會，斷章的講談，失了爲糊塗的加弗埃孔塞埃爾底大努力習慣，使醒悟平民的怠惰，怕是必要的事情。於是，這等東西，不能不看作原樣，即爲真藝術拓道的教育一手段，夜學的一附屬，不能和真藝術混同，是待大房屋成功，急急要急的一時木房，不應認是這不造破宅，且不要把大伽藍房的匠人小屋鋪當作大伽藍的本體。

未完

女 未完

經濟學

克魯泡特金著
空三譯

雖在兩張報紙中的人，即禮拜日帶絲帽的人，身上有許多的衣服。並且沒有人敢確証在每禮拜日可得五六辨士的婦人的屋裏有許多食糧。所以生產過量的意思僅僅就是在工人中間購買力之缺乏。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間，在大陸上工人購買力之缺乏到處都可以看見。

在荒年過去以後，國際的商業又發現了。而英國出口貨由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到一千八百九十年，這四年之間幾乎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現在可以說，恐怕外國的競爭是無理由的，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出口貨之減少在歐洲僅屬暫時的而且普遍的，在英國完全惟他在國際商業中所占的地位。倘我們考察僅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一千八百九十六年間出口貨的金錢價值，就知道沒有永久減少的，我們僅知道增減無定就到了。而英國的出口貨似乎還有一定的週期，如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出口貨值二億零一百萬鎊，到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就減少到一億九千二百萬鎊，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又增然忽加到二億四千一百萬鎊，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又減少到二億一千三百萬鎊，一千八百九十年又增至二億六千四百萬鎊，可是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又減少至二億一千六百萬鎊的最低限度。下一年稍微有一點變。

這個週期是一件事，吉芬君在千八百八十六年會做「德國的競爭」由這裏也可看見英國出口貨曾沒有減少的。甚至於可以說直至一千八百零四年，每一個人出口貨物沒有變化，不過暗地裏有些許的增減罷了。無論如何，當我們考察出口貨的數目，以之與出口貨的金錢價值比較的時候，即吉芬君也不能否認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價格所以

比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此者因為要達到同一的金錢價值，而英國輸出棉布四疋以代以前之三疋和金屬貨物八噸或十噸以代替其前之六噸。人說，價格同前十年一樣則英國對外貿易之總額應值八億六千一百萬鎊，以代替六億六千七百萬鎊。

英國每一個人每年出口貨之價值以先令為單位 如下：

千八百七十六年	一百二十九先令
千八百七十七年	一百一十九先令
千八百七十八年	一百一十四先令
千八百七十九年	一百一十二先令
千八百八十年	一百二十九先令
千八百八十一年	一百三十四先令
千八百八十二年	一百三十七先令
千八百八十三年	一百二十五先令
千八百八十四年	一百三十一先令
千八百八十五年	一百一十八先令
千八百八十六年	一百一十七先令
千八百八十七年	一百二十一先令
千八百八十八年	一百二十七先令
千八百八十九年	一百三十四先令
千八百九十年	一百四十一先令
千八百九十一年	一百三十一先令
千八百九十二年	一百一十九先令
千八百九十三年	一百一十四先令
千八百九十四年	一百一十一先令
千八百九十五年	一百一十二先令

- 千八百九十六.....一百一十六先令
- 千八百九十七.....一百一十七先令
- 千八百九十八.....一百一十六先令
- 千八百九十九.....一百三十先令
- 千九百.....一百四十二先令
- 千九百零一.....百三十五先令
- 千九百零二.....百三十五先令
- 千九百零三.....百三十八先令
- 千九百零四.....百四一先令
- 千九百零五.....百五三先令
- 千九百零六.....百七三先令
- 千九百零七.....百九四先令
- 千九百零八.....百七先令
- 千九百零九.....百九二先令
- 千九百一十.....二百零一先令

國家論

(續)

克魯泡特金著
徐蘇中譯

(未完)

本來村落農夫，經濟和近鄰交通以及一切的事，都是利害相共的。所以他們種種的事，都要取一致的行動。政府那就不對了，決不許他們直接同盟，立學校，派僧侶，設警察裁判所來干涉他們，隨便過着其時事，都嚴令他們照着成規，向寺院和政府請願。如法國一八八三年以前說：農夫收買化學肥料或灌溉原野那號小事，都不許他們自家同盟，後來因為農夫自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六年，運動反抗，通過解除禁止同盟的法律，這個禁令才廢掉了，但是仍然附得有種種無聊的限制和注意的條件，那可不必說了。像我們這樣人，從小受了奴隸的教育，把頭腦弄壞了。今天看見農夫組合就，覺得或激非常，以

為這個發生，是社會進步的兆頭。這雖然，歡喜得了不得。其實這樣組合的同盟同權利。好早好早，在中世紀，人民就安穩穩的有了。那時候自由市民也好，農夫也好，都享有這種同盟的權利。只因數百年間被凶暴的同權剝奪了，原來不是沒有的。我們曾講這是民主政治的勝利，說起來真是染了農奴的根性。我們若不是因為奴隸的歪教育利偏見，那裡會這樣看到極點。

第九章

「汝等人民若是在都市或村落有甚麼利害相共的事，那時就要向寺院或國家請願監督，你們不可自家直接聯合，處理事件。」這是十六世紀以來響遍全歐的官話，那個以前，十四世紀的末尾愛德華三世發布的詔勅，也記得有怎麼幾句：「凡木匠表匠等所設的一切同盟聯合集會結社規則誓約，不問曾否存在，一概作為無效。」於是我們前頭講過的削減都市打破平民一致的事，都結束了，同時國家就着手把人民腳體——工匠農夫結合同盟組合或友愛社——不響三七二十一，連同破壞得乾乾淨淨。

現任美國還保存得有很多文書，我們若拿來一看，那個做壞的手段，就可明白。國家對於這等人民直接弄出來的團體，是次第出頭干涉，嚴密的壓迫一天比一天，妨害他們集會。禁止他們祭祀，逐退人民自家選的經紀和中人，代以國家官吏和法官。在十五世紀的初年，亨利第八世時代，國家就直不費的把屬於同盟組合的一切款項都沒收。

這事據羅爾特，諸在斯曾下過適當的批評，說「甚麼理由也沒有，公然白晝強奪」，然而世上叫做學生的先生們，看見這樣強奪，還說其爾特界限。經上，理法，成了自然的死哩！實在像其爾特各有各的法庭，有民兵，有金庫的，那樣獨立軍

他的理體，國家是決不能夠容許的。過細替他們想想，他們把基爾特當作眼中丁極力排斥，實屬當然的事。英，法，波赫米亞，其餘無論什麼地方，其國時都無一不被他們破壞了；到後來雖得存得有個像基爾特東西的，那不過是徵稅的便宜上，留上來的中央行政機關的一部分。

距今不過四百年，光景，曾經做過人民生活各方面進步的源泉，那個基爾特和商業組合，因為一切自由和特權都被國家剝奪，放在中央官吏的治下；到十八世紀，却成了一個阻礙產業進步的東西。換句話來講，就是國家，實在是衰歇產業的。不僅破壞那做基爾特的生命且保護他的必要的自治組織，實在沒收他所有的財產，還不上算，連一切的經濟機關都封奪了。

中世的都市，若有兩個基爾特，因為營業上的利害，起了衝突時候，他們就告訴都市，請他的調停。若有必要的時候，就跑到別個都市請他仲裁，一定可以解決這個紛擾。然而今天是怎樣，國家是唯一的裁斷者，所有地方的爭鬥——甚至僅有幾百人口的很小村莊，很小事情，帝王和議院的棹子上，也有堆上一大堆，極不要緊的文書。現在歐洲的議院等等就是這樣，被地方的爭論包圍了，大家是常常聽見過的，因為要押關於這等事件的書牘，一項一項分類，一項一項審定，那個消說，一個首都，是要算數萬個官吏了！——國家養其中央大部分，是隨便那方面可以拿錢買得動的人！——國家養着那些人，就令他們把那造馬房哪，鴨布哪，鮫魚哪，換馬桶哪，好多說不淨楚的規則，一一製造出來。

罪案附錄

(續)

專 匯

(未完)

老 倫

國會開幕——牛皮議長

民國二十年陽曆八月八號，是中國第一次國會開幕的日子，我不學加入，對太昭說：「我沒讀過我不與會！太昭以為我真是爲這個，我向洋服店定件西服，我心裡想，我最不愛穿洋服，但不妨弄一套試試，到洋服店量了尺寸，約日做成，到時仍仍趕上，我仍然去了。那原意，是聽道開會禮！那一天我沒去，太昭回來說很熱鬧，單個服指揮承軍樂的那個大漢，說：「很有精神外國都讚賞！美國是這一天認民國的，大家以爲榮幸。我說這全是空話，一顆人在一個十地上或破壞，建設，各有各的自由，問甚麼別人承認不承認，這也是國家主，義騙人的東西！國會開後，我去了幾次，和我腦中描想的差不多，完全是一種無聊喜劇，有的充民黨，有的充政府黨，你爭我辯，甲是乙非，全非關要旨，最是選舉議長時，一番競爭，真是驚人！老友馮國，也加在裡邊，今天請客，明天登報，甚說美國總統贊成他作議長，我總要勸他不要這樣幹，他回答的妙，道：「你不知道，凡政治家，寡廉鮮恥，無所不爲！這兩句，真把一切政治家罵倒！這所謂兩知故犯，我因到議會，單心不漢國行動，他總是最後才到！一定忙運動的事！我對太昭說：「這位陳議長，牛皮太厚，像赴宴的客一般，牛皮客，總不肯早來！」太昭可惡，舉一反三地，說出北京三大牛皮來，第一：便是我的二簧，總不唱聲好一的出來，真牛皮；第二：是某君的絃子，總不給人彈成一曲，好的自然敲着，也是牛皮；第三：便是陳議長。（因為議長須先到，他偏後故。）然動不如靜，靜不如默的深意，自存其中，所謂不言之教，不行之長，才真是吹起牛來！這少侯很邪淫圍住，爲之請客運動，並刊中陳家鼎革命大學記一小冊，其中牽連人不少，倒還有些實事。但不是運動議長的用品，在陳君

真當一種運場作戲者，亦無所容心於其間吧！等間明白了再舞！

哀音

曉島

(未完)

一鈎新月，
 挂在教堂尖堂，
 體贈濛的幽光，
 斜照着人稀的小巷。

☆ ☆ ☆

一個盲目的小乞丐，
 左手抱着破黑碗，
 右胳膊打着狗牌，
 一步一步地向前進，
 哀號得好悲傷！

「大老爺！老太太們！
 你們的剩飯，剩飯，
 給我這瞎子點吃吧！
 我餓得心裏難受」

喉嚨號啕了，
 竟討不到一點吃！
 「做什麼的！黑更半夜裏做什麼！
 聒得我睡不着。」

一個人從門縫裏伸出頭來這樣嚷，
 盲乞丐不敢哭了，
 剛才的人縮回門裏去了，
 乞丐肚子裡仍舊咕咕啞啞地叫說。

又不由地跳起來了。

月落了，

人靜了，

那個瞎乞丐，

還在那陰暗巷中泣着！

無端的

湘君

無端的又步到情的網裡，
 這是何苦的來！

☆ ☆ ☆

本來我可以擺脫愛情的纏繞，

偏偏卻非要纏繞我不可，

怪不得，却不得！

☆ ☆ ☆

甜蜜是愛情發生的起頭，

愁苦是愛情的終結。

我知道，我防白。

☆ ☆ ☆

作如是想，

却不能如身施行；

或者是我沒有勇氣的緣故。

我對於婦女參政運動的感想

下

現在中國的婦女參政運動的呼聲，可算是很高了；在這很高的呼聲中間，我也把我個人對於婦女參政運動的意見，寫來與大家商榷。

我是極端贊成婦女運動的，因為現在的婦女大都屬於階級的地位，做婦女運動即是做反抗壓迫階級的運動。可是婦女參政運動，我却很不贊成，因為那只是求婦女全體的幸福的運動。不過是少數的中產階級以上的婦女的不徹底的運動罷了。如有懷疑我這句話的，那就請看我下面所說的話罷！

卜本特爾說：「婦女的解放決不是獨立運動能達到目的的，必須跟共產黨的社會變化才能夠實現出來。……婦女的職業，當呼姪娘，分號，育兒諸事的妨礙，終究不能夠得那真正的獨立。然而生子（即種之蕃殖）是很大的事，是很神聖的事，是社會的任務，社會應該保護尊重這項任務的人，這是社會當然的責任。不幸今社會不但毫不感激負責任的人，却因為這是婦女弱點，借着這點來壓伏他們。……所以婦女當他服這父母的義務時，總須不必靠着一個男子的保護，就能安安全全受社會上的衣食住的供給；非到這個時期，婦女的真正的自由是不能確立，就是生活狀態沒有變更，新社會沒有出現之先，婦女解放決乎是行不過去的。」我對於婦女參政運動的感想，也與他這意思相同，我親愛的姊妹們呀，你們也醒醒罷，你們不見那有根深蒂固的政黨的男子，在政治舞台上都表演的忽得忽失的滑稽劇嗎？那末，我親愛的女界又何必在政治舞台上上去添幾個滑稽丑腳呢？我且問問你們有無如男子那樣根深蒂固而政黨？你們能否敵得過他們的政黨？我恐怕你們還是不能實際得到參政權，縱說你們得到了參政權，也不過製造一個女政客罷了。於大多數的婦女，究有什麼益處？費了不少的心血而得這一點結果，這也值得嗎？

上面所說是婦女實際參政的不可能，故不必去做那用力大而結果小的參政運動。但是現在的婦女，應不應該去參政呢？這個問題還得明白的答覆也得先將參政權是什麼？略略的說一說：大家都知道現

專 種

在政治中間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名叫法律。

★ ★ ★

(未完)

讀助勞君「今之所謂學生者」

(續) 劍波

克魯泡特金在告少年內說得好他說：「……因今天的學問，還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東西，因為現在社會分為那窮富兩般，不公道的學，全從那裡生出，所以看這正當社會的道理全成玩話了。現在暫且不用說，什麼發明那科學新理，先要把已有的同學暫在過去，如此那科學總不是一個玩物（我以為才不是一個教人東西）……若是一天社會上真有真公道，真是非，科學是莫有真進步，如果你懂這道理，你便曉得要大改革那阻礙科學真理的事。」現在的教育，實在是吃人的教育，有產階級的教育，奴隸式的教育！保護資本家的教育。「你看那多數人還同前五十世紀的樣子，受那奴隸的苦，作那機械作的事，那為理難管理會呢！」

學生對於五一紀念漠不關心，不獨長沙為然，南京也是一樣。他們知道的也許如助勞君所說，然而有大部分還不懂得「五一」是什麼一回事呢！（這便是受了殺人教育奴隸教育的害），也便是他們迷信愛國，迷信政府的原因）

他們的為收回放大運動，為愛國運動，他們的熱忱可佩，不過他們受騙了！他們忽視了民衆的利害被蠱物寄生的「國」字所迷障。他們不知道近年戰爭的慘狀，他們不知道這便是政府對於民衆的招供。所以他們想打倒日本政府，而姑息中國的政府，其實都是「殺人以槍與刀」的比較點了。

來了，我敬助勞君表示對於學生界下一捧場的謝意，更望學生界回個延者

三七，五，六。

介紹新刊

「烽火」第二期出版預告：

小說：

鄉間的回憶

母親的心

車站之原

且克契夫的英傑

潛艇

月夜

兩個乞食

北歸

寂寞

戲劇：

私生子

笑劇

電話：

夜來香的復活

先艾

仲剛

趙景深

良慶譯

曹希

先艾

洪櫻歡

大柳

曹智官

仲剛

顏奚

大柳

聯心華，趙景深等，七十餘首。細目繁多，不及備載。

出版日期：五月二十五日。

定價：每册二角。

代售處：

北京中華書局

天津中華書局

北京商務印書館

天津新華教育用品社

各埠均有代售，函購者寄至科房琉璃街五十號

特別啟事

「互助月刊」第三期勞動紀念號出版了，每册定價

一角凡欲購者，請從速。

學匯編輯部啟

小通信

同志們：「社評運動」第二期，（五一紀念號）有存者，請借一閱，賜

後壁還。如肯割愛，尤為希望！

學匯編輯部啟

寄者：四月十七號寄去之書，不知收到否？「自由」希早寄來！

嘉林：寄來郵票五分，作「民聲」和「克魯思想」的代價，收到否？

任鳴：由鐵針轉來的信，收來？所問事希告！